

*Lishui yu Yueguan*

# 流水与月亮

——阿舍——著——

我听见他温柔的呼吸，随即是他温柔的话音。

他拍拍我拥住他的手臂，又轻轻抚摸着，极轻极慢地，  
应和着一种节奏，

持续、稳重、绵厚。

## 阿 舍



维吾尔族，20世纪70年代生于新疆，现居银川。《黄河文学》编辑。鲁迅文学院第15届、第28届高研班学员。出版有长篇历史小说《乌孙》，短篇小说集《奔跑的骨头》《飞地在哪里》，散文集《白蝴蝶，黑蝴蝶》《撞痕》。2010年、2011年获《民族文学》年度散文奖，2014年获《民族文学》年度小说奖。散文《我不知道我是谁》2016年获《十月》文学奖。

中国西部女作家散文自选丛书

绿雪

风吹彻

拉萨的雨

新疆情书

流水与月亮

时光的另一种表述

选题策划：王绍玉

责任编辑：成国仙

马 婧

装帧设计：郑 清

内文插图：李 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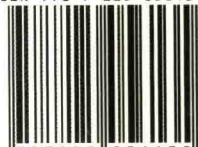
浏览器扫码下载  
书香青海APP



青海人民出版社  
微信公众号

上架建议：文学·散文

ISBN 978-7-225-05613-5



9 787225 056135 >


定价:28.00元



# 流水与月亮

阿舍 著

中国西部女作家散文自选丛书

 青海人民出版社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流水与月亮 / 阿舍著. —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18.7

(中国西部女作家散文自选丛书)

ISBN 978-7-225-05613-5

I. ①流… II. ①阿…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70818 号

中国西部女作家散文自选丛书

## 流水与月亮

阿 舍 著

出 版 人 樊原成

出版发行 青海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西宁市五四西路 71 号 邮政编码: 810023 电话: (0971) 6143426 (总编室)

发行热线 (0971) 6143516 / 6137730

网 址 <http://www.qhrmcbs.com>

印 刷 陕西龙山海天艺术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mm × 1168 mm 1/32

印 张 6.25

字 数 80 千

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5-05613-5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Contents

被繁殖的流水账

断想：作为细节的上圈

小席走了

流水与月亮

浮云归处

坚硬的吃语者

沙漠，或梦想

夜听皮影道千古

1

41

76

90

113

133

156

184





# 被繁殖的流水账

——某年某月的出行

1

时间：2007年2月2日 9:30~12:00

天气：大晴

地点：宁夏同心县

交通：长途汽车

事因：探访一位女阿訇

人物：习习、我

【这段是补记的】有时候，事件里的一些延宕、摩擦，以及旁逸出的枝节，会使事件本身变得意味深长。关于这次出行，在出发之前，在长途班车摇摇晃晃的瞌睡里，我已经察觉出它的拖延给了我越来越多的冥想与感慨；出行自去年夏天拖延至今，季节的更替预示了人生的迁流。这个冬天成为我记忆里最为寒冷的一个，有几个夜晚的狂风及另外一些夜晚的梦境，至今仍令我感到砭入骨髓的厉痛。好在生活是仁慈的，它不会把我钉死在那些时刻。出行一次次被推迟，每一次推迟，都为整个出行计划添进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或刻骨、或崎岖、或平庸，却都像命定似的，一一进入我的生命；仿佛一个行囊，因为一些机缘与际遇，不断被填充、被撑起，也就越来越沉了。此刻我坐下来，潜入时间，试图腾空，或清点沉重又疲惫的它；不可能去责怪谁，是生活还是自我把它塞得变了形，每个因子都是同谋，每个人都生来怯懦，都变得越来越混浊。或许，我还得感激所有的过错，自己的、他人的，以及这个糟糕又美好的世界的。把一艘船送到岸边，每一片浪花都是戴着花环的水手。时间并没有过去太久，行囊里的事物也就没有成为记忆，它们仍历历在目，散发的气息也还是新鲜的、活泼的。与那些沉入时光深处的记忆不同，时光里的那些事物，它们散发出的气息，

大多是醇厚的、低缓的，有一些还会有淡淡的霉味。关于这件行囊的空间，我思考过它的有限与无限，但显然，现在为它断言为时尚早。路上风景并不怡人，是北方常见的冬景，空廓、少绿色，银川至中宁还有整饰开阔的良田，再往西南，就多是茫无涯际的荒岭了，馒头状的荒岭寸草不生，要说给人的好处，就是咀嚼和这苍茫风景一样的苍茫心境了，或者回到自己偏爱的一个梦境里，聆听和辨认那些奇异的图案与色彩。这一刻，我不知道自己鳧游到了这片旱海中的哪片波浪上，思维如丝线般缥缈，忽而就飞离了我，飞离了我身下的坐椅，穿梭在窗外炫目刺亮的阳光中，我拽不牢它们其中的一个，一时就只好沉默。习习拉过窗帘遮挡阳光的时候，我猛然醒来。我和习习似乎没说更多的话，一年没见就像几天没见，她的脸又瘦了一圈，让人担心这张脸会不会这样一圈圈瘦没了，但是就连这句话，我也没和她寒暄，早晨我去车站接她吃早饭，吃完早饭去长途汽车站，平淡得就像一个无情无义的人；大呼小叫或者热泪盈眶显然已不适合我们，我们都不是很年轻了，眼神时常会掠过一种了然于胸的淡然；除了写作，和所有的女人一样寻求安全、安逸与安宁，也和所有的男人一样，体验着快乐、压力、梦、困顿、友情和伤害，像是都逆来顺受了这一切，我们

懒得再去多言；她不是客人，我不是主人，我们褪去了一些身份，一个编辑、一个母亲，甚至一个女人，或者还有更为奇异的，这些身份一半源于外面的世界，一半来自我们自我的暗示或梦想，仅成为一个我们最爱的角色：事物灵魂的捕猎者，就结伴出发了。

## 2

时间：2007年2月2日 15:30-18:30

天气：大晴

地点：同心县北大寺女寺

交通：一位乡村中学教师的私人轿车

事因：探访女阿訇马新燕

人物：马占祥、马占祥的朋友、习习、我

【这段是补记的】人筑起心墙，目的之一是阻隔自己的同类，放养自我的狂妄、狭隘与无知。马新燕在同心北大寺女寺做老师，如果摘下她浅黄淡花的盖头，脱去那身宽大、长及脚踝的黑色长袍，就只是一位一岁男孩的母亲，一位既操持家务、养家糊口，也憧憬未来的年轻女性。女寺在右，依大寺而建，

砖砌的门面小而简单，然而再小，也不会没有拱门与新月，这些被写入经卷、征示着接近天堂或真理最美妙的线条和符号，是人从几何学、天文学、建筑学、色彩学中参悟出的智慧，说它们是幻梦也未尝不可。阳光倾泻而下，像要驱走院落里的每一寸阴影。长方形的院落有些空荡，除教师办公室前的几棵松树，再无遮挡。事物们简单、一目了然，却于格子窗内、飘动的门帘后蕴含有一丝神秘的气息，这气息像微风，只惊动了细弱的枝叶、角落里的一张陈年蛛网，以及我莫名其妙的神经质。也许马新燕并不喜欢我这样说，因为在她所想，除了真主，其他事物的神秘都是微不足道或者虚张声势的，一切都是人们在墙外的猜想、臆测和误解，一切都是无知者的无知和软弱。人们只要愿意，抛却原有的固执，张大心灵，在这里倾听、凝视、默想，当然，也可以叹息，便会慢慢切近这院落里的脉息。她知悔知惧，像皓月下的大海，柔软、丰富、厚重；又如我们的母亲，一生怀有悲伤和期待；也像我们每个人，因为诞生，远离了神启；因为成长，染上了人所共有的痼疾。但确有这样一处所在，它使我在一晃而过里瞥见了一种朦胧一种幽暗；大教室旁有一个套间，顺着套间的半圆拱门望去，阳光映射在对面墙上，留下难辨形体的图案，我有些恍惚，担心片刻之后，墙

面真会因为阳光照耀悄然显现什么神迹；正在此时，墙内忽然走出一位头戴浅蓝色盖头、身穿黑色长袍的年轻姑娘，她低头疾步，从我眼前一闪而过；我吃了一惊，但很快平复了，原来在套间最里端，另有一扇门，因为拱门的遮挡，最初我什么也没看见；出于一种十分庸俗的好奇，我开始注意这扇隐蔽的门，随那位姑娘之后，又走出两位年纪相当的姑娘；向右一步，我换在一个便于观察的角度，悄悄举起了相机；房间昏黑，只开着一尺宽的缝，两位姑娘一边在门后低语，一边整理盖头，借着微弱的光，我大约猜到这是学生寝室；我确实想步入这团昏黑，对于这样一群生活在中国西部的少女，她们的青春是否能在这一方院落里、在这间昏黑幽密的小室内得以充沛浇灌，她们蓓蕾般的心房能否在悠扬悦耳的赞圣声中绽放如常；但是门很不客气地关上了，许久不再打开，对于一个偷窥者，她们的举动或许是仁慈的。我是否代表着这个院落外的世界？是否一个不恭、对立、误解、不信和丑陋的象征物？我站在原地无事可做，思绪便游离而去，一时仿佛看见事物们纷沓而来，而未等我看清，它们又一件件自我眼前飞散了，流失了；教室有些喧闹，孩子们假期来这里学经，明亮的嗓音像振翅疾飞的小鸟儿，而我却感到四周岑寂一片，仿佛独在阒无人迹的旷野，寂静似大

雪，纷飞，飘落，无止无息；后来我转身离开教室，像什么也不曾发生，再想此事时，觉得那扇门里的一切，就如同它的隐蔽，也像人的灵魂与尊严，该秘密留给居住在里面的人；对于这些姑娘们，翻开的经书就像一日日临近她们的外部世界，她们还不能深察其义，恐怕一生也无法洞明，我亦如是；倘若我是马新燕，或许会为此赞许这些姑娘——她的学生们，一种与年龄并不相符的谨慎或严厉恰好证明了经堂教育给予人格的磨砺，时间自会阐明一切，这种磨砺是否会给她们的的心灵和未来带来幸福。我的目光继续追随着马新燕：清晨，擦净掉落在餐桌上的最后一滴菜汁，给刚刚出了乳牙的孩子喂完奶，马新燕就骑着自行车往寺里去了；一条由石子铺就的小路穿过巷道，拐一个弯，再经过一小片荒芜的野草地，便到了寺门口，这是马新燕一年四季一天四次要走上的路。这条路上，有时风会卷动她黑色的长袍，把宽大的下摆吹成激荡的旗帜，有时阳光会灼烤她的黑色长袍，让她年轻的身体饱受溽热熏蒸。我总要做一些不那么恰如其分的遐想，当我初次遇见她们，在寺院，在校园，这些穿着黑色长袍、生活更多被圈囿在墙内的姑娘或者妇人，常令我想起西方的修女，生活内部的细节也许有诸多不同，教义更会导致二者观念与习性的差异，然而共有之处却是有目共

睹：她们约束、克制，甚至封闭自己；这样做也许使她们安心和坚强，她们中很多还十分年轻，皎洁的脸颊既给人青春的沉醉，也让人心生疼痛，虽不曾洞察生活的冷漠与严厉，但她们已听闻世界与未来因为人的欲念而混乱，所以，隐遁既给了她们心灵之淳静，也让她们免受过早降临的生活压力。在整洁的办公室里，在简朴又温暖的爱巢内，随意而散漫的谈话已成为倾吐，马新燕语速很快，话音里透着迫切，她并不掩饰自己的急性子，也不否认人生最初的理想与这个只能穿着黑色长袍的工作恰好相背，她梦想成为一位美发师，为生活点缀无穷美丽，可是现在除了睡觉与洗头，她需要用头巾包住自己的秀发；当手提包里卷睫毛的夹子被捣乱的孩子翻出时，她也没慌张拾起，她并不隐瞒自己对未来的隐忧，冥冥里，她知道自己不会永远从事这个收入微薄的职业；显然，这是个既关乎生存也关乎灵魂的职业，她并非吃住有人供养的隐遁者，她和所有的女人一样，经历着洗衣煮饭、生儿育女、结友访亲、生病衰老这些乏味、沉重又充满幸福与诱惑的每一天。她无法回避这个世界，就像她无法不呼吸，她也许并没有想参与这个世界的拼抢，但是她已经感到了清苦与疲惫，而每遇艰辛时，马新燕会向她的神主祈求些什么呢？在这件事上，比起正在银川上学的丈夫，马新



燕或许更有切肤之见。那天下午，马新燕稍稍沙哑的嗓音给了我一些动人的遐想，我无端看见一只透明的黑色沙漏，白色细沙优柔而持久地流泻着，仿佛一道洁白的天光；我看着她洗菜淘米煮饭，嘟起嘴唇亲吻调皮的儿子，又在电话里为一件事而表示吃惊，内心就越来越平静了，等到红日西沉，橘色光照穿过窗棂，斜洒在粉色带花的床单上，我淡淡地想，这是一个温暖、真切又微荡着一些酸涩的冬日黄昏。

## 3

时间：2007年2年4日 9:00~11:30

天气：大晴

地点：西吉县马莲乡芦子沟村

交通：西吉法院公车

事因：探访马金莲

人物：单永珍、单永珍的两位朋友、习习、我

【这段是补记的】小路蜿蜒在我们身下，四通八达，简朴又寂静，就好像最初的路，人们随心所欲踩出，又在无意中忘记了。土黄色的山，一丘挨着一丘，望不到头；山路忽儿攀升，